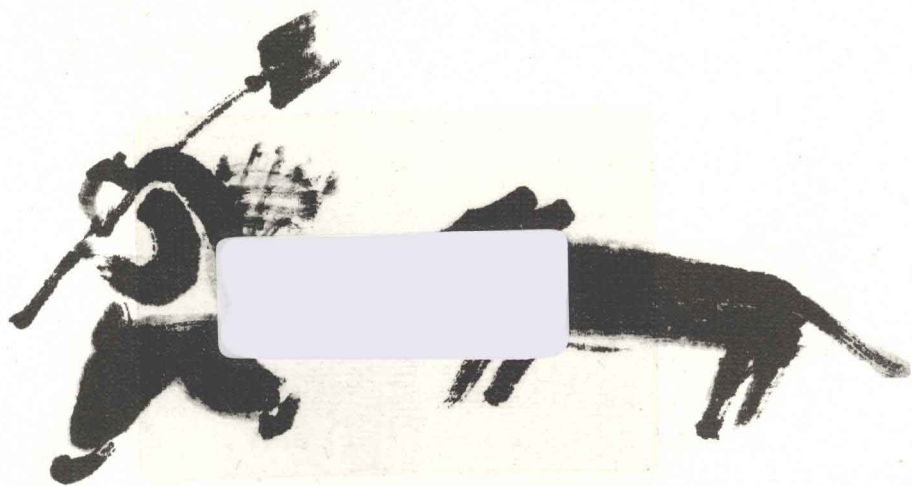


一个村庄的三种时间

薛林荣 著



乡村书系列 /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一个村庄的三种时间

薛林荣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村庄的三种时间 / 薛林荣著. — 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5469-1916-4

I. ①—… II. ①薛…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0262 号

策 划 王 族
责任编辑 王 族
插 图 谷 雨
封面绘画 范宏亚
封面设计 唐梦颖

一个村庄的三种时间

著 者 薛林荣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西北路 1085 号
邮 编 830000
制 作 乌鲁木齐标杆集书刊设计有限公司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乌鲁木齐大金马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1916-4
定 价 28.00 元

目 录

1/ 高洼村的过去时

【章一】地理

2/ 王窑:高洼村的上一级菜单

6/ 我的高洼村

【章二】物语

10/ 千年灰陶

15/ 高洼村的梨木牌位和“诗经”

19/ 乡村露天电影

24/ 喜鹊窝有多大

28/ 最甜的那颗苹果

32/ 零花钱

36/ 小人书

38/ 收音机

42/ 纸张的香味

44/ 村庄上空的声音

【章三】人事

48/ 听来的故事

71/ 公元 1968 年:远在下

88/ 想象中的柏园斋主人

93/ 我五岁时的媳妇

97/ 赶麻雀

104/ 木匠同学的手艺

107/ 去魏家岘抬煤

112/ 让我放牧的羊

119/ 杀猪过年

122/ 我的小学

126/ 五年级上学路上

130/ 我的初中

133/ 高洼村的现在时

【章四】祖辈

134/ 家族和爷爷

139/ 童稚的奶奶去世了

142/ 老太太

【章五】父辈

144/ 父亲：教书复务农

150/ 母亲逃荒

154/ 城里的大姨

159/ 公元 2007 年：造神

【章六】平辈

181/ 美丽的大姐

185/ 同样美丽的二姐

187/ “我总是万分尊敬地叫你哥哥”

193/ 王子平送我回老家

196/ 而立之年第一天

199/ 高洼村的将来时(公元 2044 年)

【章七】上午

200/ 67 岁的我

203/ 100 岁的父亲

209/ 回忆大事

【章八】中午

216/ 撤离城市

219/ 高洼文房

224/ 三弦子

【章九】下午

227/ 我喝我的茶

229/ 忆苦思甜

230/ 通向未来的笔记本

235/ 后记

高洼村的过去时

一个村庄的三种时间



王窑：高洼村的上一级菜单

王窑在甘肃秦安西北，高山远路，童岭秃坡，如同夹在秦安、甘谷、通渭三县的一处死穴。自古州县郡埠交界处均是繁华之都，占尽天时地利，小邑犹盛于大廓。但王窑颇例外。此处入不易，出更不易。山虽并不陡峭，但蜿蜒如蛇，不知所终。路亦并不漫长，但跌宕起伏，其苦难言。秦安葫芦河流域的村庄早就村村通了水泥路，但通往王窑各村的路仍是寒酸的砂土路，车马过处，尘土没脚，倘有雨至，路面沟壑纵横，如有造山大难将至，怎不让人搁浅山中而徒感悲切？

出入王窑，只有一辆即将报废的中型面包可乘，凌晨五六时即从山后一路呼啸，将沿途五更起床候车的乡亲拉到城外，下午二时返程，二十余座的车要拉三十人以上，春运时车顶货架上也是人。车是颤颤巍巍的，人是提心吊胆的。走一走，停一停，不足四十公里的路，五六个小时到达不在话下，相当于从北京坐飞机到广州折个来回。

王窑的镇山是云台山，有庙曰高家庙，庙中之神庇佑乡里，祯祥四邻，八方朝供，香火旺盛。但天水名山论历史古老有蟠冢山，论艺术盖世有麦积山，论风

景如画有小华山，王窑之云台山确实只是王窑人心中的大山。山既小，人也默默。屈指而算，百余年来，王窑文未出过举人，武未中过守备，商亦难过百万。倒是有参军的在新华门为中央首长站过岗，晓得哪个号码的军车里是国家主席，并且作为礼兵的优秀代表守卫过邓小平的灵柩，谈到中南海如数家珍；也有为中央军委的首长鸣着笛开过路的，超车技术天下一流。但这只能是小荣耀，这样的小荣耀让王窑如困于草莽的英雄一样胸闷气短了。

这么一个如同处于冷兵器时代的王窑，生存显然是艰难的。但凡农村，生存必各各艰难不一，故谈艰难而提及王窑，并不引人入胜。王窑虽苦，但比起食不裹腹之邦，它还不是苦难的王。

那么它是什么王呢？

如果非要为生计多艰的王窑寻找一两种可称作“王”的东西，首先应该是花椒王。

王窑产花椒。花椒真像专为王窑的艰苦准备的一种礼物。这是王窑山中带刺的玫瑰。

夏秋之季，王窑漫山沟壑中缀满了星星点点的茂密的“大红袍”。此地高寒干燥，日照强烈，花椒树见风便长，三两年便成气候。王窑之苦焦倒成就了花椒的培植。花椒是王窑苦字头上一味香甜湿润的草木。王窑的花椒，个大饱满，色泽鲜润，嗅之如醇，视之如玉，倘铺满场院晾晒，顿觉遍地红光，犹如帝王盛世，煌煌赫赫，有盛世大唐气象。去年秋分前回老家，我与老父去花椒园，有一个重大发现：花椒是不择地生长的作物，给它两米见方的地，一束阳光，几把空气，它会旁若无人地生长，直至枝头缀满水晶般的果实。我不曾料到这两亩从前荒着的山地突然一夜间就成了一个亮晶晶的椒园了。

从苦难中滋生的带刺的花椒，它多么像一个性格分明而又不罔世欺人的善良的老头啊。

瓦窑出瓦,砖窑出砖,王窑出王。

什么王?花椒王。

可是,这个花椒王多么的形而下啊,它只是一种物质,虽也代表某种精神,毕竟空泛,毕竟是微尘之小。江南是以出产荔枝为名的,但荔枝传世,还得靠杜牧以一首诗歌点化。什么可以点化王窑?文脉。

王窑的文脉是否久长?小时候,我在姥姥家将出土的一整窑灰陶逐个从山坡上滚下去,让它变成一片片飞舞的陶片。前几年,我收藏了祖父从崖上取土时挖出的西汉蒜头绳纹灰陶罐。还是前几年,我在县博物馆看到了王窑出土的西汉画像墓砖及无数精美的陶器——王窑,是一眼方圆几十公里的巨大的窑,它不仅是烧出了灰陶的窑,也是烧出了上千年文明印迹的窑。

王窑教育风气甚炽。有一个村子,叫薛庄村,年轻人无一不上大学,在王窑口碑甚广。师道既传,文风便盛。文风之盛,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管见,我们仰头所见天上星宿发出的光,有的也是几千年乃至上万年之前发出的呀。从王窑读书出来的人,比普通的科第之士对求学之路的印象更加痛深骨髓。王窑中学的大通铺、臭虫、寒风、馊饭,都是王窑人特有的伤疤。俟至将来,形而上的人类、社会、精神领域的王窑之王或许就出现在开满花椒的山中了。

其实王窑并非一定要有王。官窑出产的不是官,民窑出产的不是民。它们出产瓷。坚硬的而又温暖的。

那么王窑就不要出王了。王窑,你给我宽广而伟岸的精神吧,让我借你的十方之力,占领我能企及的精神高地。王窑是王窑人的故乡,在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王窑的山中,几丛柏树下还有我的祖坟,三间厦屋里还有我的双亲高堂,使我想起我的母脐滴血之处。树荫密蔽的花椒树下,王窑的众亲广戚又一生微笑地看着我——王窑给我肉身,我掉一颗牙齿都要扔到老家的堂屋顶上,我回头望一眼王窑,我敢说我没有看到王窑山中的一个王吗?



谷雨 作品

我的高洼村

王窑是高洼村的上一级菜单,所以高洼村便是王窑的子菜单。

我常常思念高洼村,就像思念我小时候的伙伴。

1976年初春的一个下午,生产队召开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如何分配仅有的两个计划生育指标。会议开得十分激烈,但是意见最后也终于达成了统一:我父亲,当时的民办教师喜滋滋地获得了其中的一个指标。其时他膝下已有两女,能生一个儿子既是现实的需要,更是一个家族的心愿。我父亲脚下生风地回到家,告诉全家这个喜讯。一年之后,我没有辜负这个指标带给全家的期望,胜利出生。

我出生在1977年的初春,从这一年开始,父亲高兴得开始抽烟,先后抽过早烟、水烟、纸烟,直到我参加工作的1997年才戒了烟。1977年是伟大的一年,虽然毛主席周总理此前刚刚逝世,大家还沉浸在六神无主的悲痛中,但是春意刚刚萌发,万物已经复苏,一个时代的转折到来了。当然在我出生的那个山村,此时是看不到任何转折的迹象的。

母、祖父祖母占着好风水让我们平安、成人、干大事的村庄，是父母健在并望穿秋水地等我们好消息的村庄。我喜欢这个名字：洼者，低地也；高者，丘也。古语云：堆出于岸，流必湍之。但低洼处无流，丘陵可以安身，且按照沧海桑田的理解，“高洼”二字正有“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之象。我于是将“高洼文房”作为我书房的名字，思忖着我与她之间神秘的血缘关系。

民俗学家李子伟先生曾应我之请，分析过“高洼村”三个字，全文如下：

林荣出生在秦安高洼村，距出土人头鲛鱼瓶的西山坪不远。地名的形成，往往是一部复杂的历史。“高洼”二字看似平常，实则蕴含高度的哲学意味。高者，崇也，象楼台层叠形，所谓“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者也。引申为高处、尊贵、推崇、高尚、清高、深远、超然之意。而洼者，深池也，象水中有壤土之形。《老子》二十二章写作“洼”，“洼则盈，敝者新”是也。也写作“凹”。《红楼梦》第七十六回：“这山之高处，就叫凸碧；山之低洼近水处，就叫凹晶。”引申为低处、低凹、凹曲之意，与“高”恰成反意。

这样一个由“高”与“洼”组成的地名，岂不美哉！高下相谐、阴阳衡平、亢卑互济、和谐统一，达到了哲学与审美上的最佳境界。想来此地必有崇山峻岭，亦不乏美池碧溪；而斯地之人，必定多志虑高远之士，性情必定冲淡平和、温婉淳朴，亦不乏刚毅进取与谦卑虚己之意，正所谓“山完人善”者也。

《列子》云：“投隙抵时，应事无方。”做人亦应如“高洼”二字，“高高山头立，深深海底行。”林荣其勉之。

从甘肃秦安县城去高洼村，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取道西川，过云台山；二是取道葫芦河畔的公路，出郭加镇翻鹁子山或在寺咀沿葫芦河支流溯流而上。无论走哪条路，理论上是二十公里，实际上都要穷尽山水，沿皱褶一样的梁峁或沟壑走到尽头。

去高洼村越野车可以抵达,但司机只要去过一次,就不会去第二次,因为坡度奇陡,弯道奇多,山体奇大,城里干公事的带去的车有爆了轮胎的,有烧干了汽油的,有遇到邪气而出了事故的,使他们深深地恐惧了。能从高洼村全身而退的司机并不多,如果有,他们会把去高洼村看作一生的荣誉和最重要的富有探险性质的经历。高洼村不通班车,唯一有一趟从邻村发出的私人运输车凌晨四时就一路鸣叫着出发了,如果有急事,需要摸黑走山路去追班车,往往睡眼惺忪地起来,胡乱对付几口干粮,餐风食露地去赶车,磕磕绊绊地快到大路上了,车却呼啸着从头顶开过去。赶车人自然要疯了似地喊停车的,但此处山大沟深得连一句停车的呼唤声都要被淹没,人只好沮丧了脸去睡回笼觉。这时露水已打湿了裤脚,脚底下一滑一滑的,而近旁的草窠和树林中就会发出一些奇怪而骇人的声响,让人心悸。

高洼村出山主要靠三轮农用车,人称“蓝鸟”,时不时在路上掉轮子,或扎进被山水冲开的坑里。坡度陡的地方三轮车是会翻身的,动辄便压断人的肋骨。如果担心安全问题怎么办?那只好步行。从县城到高洼村的路是一条形体庞大、气势绵延不绝且神气活现的巨龙,龙尾巴尚搭在葫芦河在县城的大桥边,龙头已闪烁在高洼村的村头了。用脚丈量了这条龙的长短,这双脚就知道通往高洼村的路虽然要不停地翻山过河,但那么庞大的山系,竟是出于一脉,于是便醒悟了这条路在高速、高效的电气化时代已成为一种古迹。

偏僻的高洼村如一些猛禽的巢,比如鹰的巢,比如雕的巢。又如一些奇花异草,比如雪莲,比如檀木。她在秦安、甘谷、通渭三县的交界处,却是一处交通的死角。我准备在混得不如意或有敌机飞临秦州上空时,把我相依为命的一屋子书雇一辆毛驴车拉到高洼村去。木乃伊只有在沙漠中才能形成,雪莲只有在雪山之巅才能采到,高洼村她有什么呢?她有难于蜀道的交通和与世隔绝的环境,

她有罕见的世间风物,她让她的人脉延续下去,让她的文脉长流下去。这个村庄已经或盛或衰地存在了两千余年,有出土的西汉蒜头黑陶罐为证;这个村庄也成了秦州古文明活标本的不朽确证,有高洼村的神话传说、人文轶事和历史掌故为证。她干旱的地表长不出一朵奇花,哪怕是罌粟花,她只有地骨皮、半夏之类,但我现在送给高洼村的一副对联,却是如此的耀眼,它是通往高洼村必经之路的一面令牌:秘义含烟环词散雨,芝田毓秀桂苑采华。这一副联应当嵌在高洼村的牌楼两侧。

千年灰陶

高洼村村子不大，八九十户人耳。

她伏在一片向阳的坡地上，按照地势的高低错落排列着。村子分为几个板块，长有大椿树的地方叫椿树嘴，碾米机附近的叫碾子底下，相传孔夫子游学过的地方叫游夫子沟，一长溜有川道人家气息的则是趟子地。薛、高、王、裴、李、班六大姓杂居其间。村里有三处小足球场般大的农场，按归属分别叫一队场、二队场和三队场，至今遗留着大锅饭的痕迹。村里的老墙上，赫然还残存着写有最高指示的红色墨迹，未曾翻修过的老司令部院内，彩绘的毛主席头像油漆斑驳而轮廓依旧。

从山顶看高洼村，除了棋盘一般纵横交错的寻常巷陌外，剩下的便是一大片树影掩映下的黛砖青瓦了。

农业文明的最佳代表是瓦和砖。村里有砖瓦窑四眼，此盛彼衰，总有一眼是冒着烟的。废弃的窑址和未成形的土坯连同黑色的消融后的炉渣堆在荒草中，窑是深深的，大而神秘。土坯是颓败的，倾圮的，风蚀雨剥，一派荒芜，似乎辉煌的终点必是毁灭。

总有一眼窑是会燃烧起来的。一眼窑的废去同周围的土质、水源、燃料及窑眼的品色息息相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适宜捏瓦码砖的粘性红土使用殆尽、水源供不应求、燃料捉襟见肘或烧窑时出了炸窑的事故时，这眼窑就废了，于是另起炉灶，重新点火，毕竟，人们不仅需要砖和瓦盖那千万间的广厦，而且需要陶盆瓦罐过那“采薇采薇”的生活。

瓦窑是村子火热的核心。红色的粘土和为泥，酥软而有筋骨，用铁丝勒成一片一片，拍拍打打地裹在木质胎模上高速旋转，剔除冗泥，拍匀抹平，倒在细沙地上数次校正形状，待干后一分为四，便成备烧的四页仰面瓦。欲制狗头虎头覆面瓦，则需用模子压出相应的花卉、狗头、虎头等烧粘。高明的泥水匠不仅讲究红土的出处，还要讲究用草木灰、蛋清配料，用龙头瓦祈禳吉祥。轮到火工入窑烧制时，讲究就更多了。窑眼要坐北朝南，周围如有山，必是靠山最高，左山次之，右山最低，取左青龙右白虎之意，利于点火大吉。窑侧开三眼利风的烟囱，窑顶一页一页的土坯咬合着封底，符合上述条件方能砖瓦入窑。砖瓦自窑门送入，自低而高，一排一排要留着火道，保证窑内砖瓦受火面积均匀。一切就绪，用泥封了窑口，只保留烧火口和顶上的火候口，选吉日良辰，一声呼喝，火工亲自点火，冲天火光自窑中腾起，窑顶小孔窜出蓝色的火苗，有人便拿了炊具在那儿熬罐罐茶。火不停地烧，有疾有徐，有武有文，周围树木已现枯象，火工一日不停地查看窑中的情况，嗅烟的味道，终于确信够了火候，火便停了，又开始在窑顶渗水，满窑便滋滋地冒着白汽。

要开窑了，人人是悬着一颗心的，待到砖瓦蓝花花青湛湛地出来，才欢喜着这窑瓦烧得透，烧得匀，烧得狗日的泥全变成瓷了！若是半生不熟或夹生夹熟，甚或烧炸了窑，那火工不仅要遭人唾骂，受人白眼，这眼窑也就算老了。

热气腾腾的窑中，就这样出了青色的龙脊修古寺，出了黛色的花卉、虎豹瓦当建设家园。漫步在高洼村的巷陌中，一抬头便能感到屋脊上各色图案瓦当上